

沈士钧
著

『窗户』 失灵之后

我热爱故乡，想念故乡，

我一闭上眼睛，故乡的山，故乡的路，故乡的桥，

那熟悉的人和事就浮现在眼前。

眼睛是心灵的“窗户”，可是我的“窗户”失灵了！

我要让“窗户”失灵之后的人生尽可能地光亮一些。

“两个夹子，一把尺子”

80岁将至出书近百万字

 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『窗戶』 失靈之后

沈士鈞 著



鎮江
江蘇大學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窗户”失灵之后 / 沈士钧著. —镇江: 江苏大学出版社, 2015. 11
ISBN 978-7-5684-0099-2

I. ①窗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2984 号

“窗户”失灵之后

Chuanghu Shiling Zhi Hou

著 者/沈士钧

责任编辑/万才兰 米小鸽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 212003)

传 真/0511-84446464

网 址/http://press. ujs. edu. cn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/890 mm×1 240 mm 1/32

印 张/2.25

字 数/50 千字

版 次/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84-0099-2

定 价/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: 0511-84440882)



沈士钧，1934年生，上海金山人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盲人作家。196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）中文科。1995年于江苏省大港中学退休。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寻宝记》《深夜涛声紧》《青蛇传》，儿童文学《猫王詹波浪》《猫王历险记》等。

俗话说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”，那我就将自己的眼睛比作“窗户”了。可是我的“窗户”失灵了！那时我觉得天塌下来了，心里直叫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”之后我心里很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更谈不上追求前途了，那是我最最痛苦的一段时间。好在，不久我就振作了起来，对自己说：“不能这样等死！”我鼓起勇气，振作精神，面对现实，我要让“窗户”失灵后的人生尽可能地光亮一些。于是，我拿起了手中的笔来书写我“窗户”失灵之后的人生。

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，除了正式出版了几部著作之外，我还写了一些散文，把心里想说的话用散文的形式写了出来。

首先，我想说的是我热爱故乡、想念故乡，我一闭上眼睛，故乡的水，故乡的路，故乡的桥，那熟悉的人和事就浮现在眼前。“窗户”失灵之后，这种乡思、乡愁就更加地强烈，于是我写了一些回忆故乡的文章，篇数不多，却都被收入正式出版的文集中，有的还获了奖。

其次，我想将“窗户”失灵的真正原因告诉我的读者。在我写的一篇名为《疏忽无言》的文章中，我提到：“疏忽，使明亮的眼睛变得模糊；疏忽，使幸福的家庭蒙上阴影……”列举了疏忽带来的九大危险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“疏忽，是

一種犯罪；疏忽，比故意更危險，因為故意可以權衡輕重利弊，而疏忽卻在不知不覺中犯下了罪！”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起個警示作用，希望大家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都不要疏忽。這就是我的心理話。

最後，還有一點要說明，《京江晚報》的記者採訪了我，並在《京江晚報》上刊登了關於我的情況的文章，還發到了鎮江金山網上。在我的故鄉，有記者採訪我的侄子沈重遠，把介紹我的情況的文章發表在上海《金山報·新漕涇》上，並发到人民網之上海頻道上。這些文章作為“附錄”也被收在這個集子里。在此我向有關同志表示謝意。

以上的文字，就作為這個集子的“前言”吧。

作 者

2015年8月10日



沈士钧和夫人邵敦玉

摄影 / 王呈



责任编辑：万才兰 米小鸽
装帧设计：米 兰

故乡的回忆

海滩上 / 003

牛子过河 / 005

学摇船 / 009

张蟹 / 013

枣树 / 017

“1”的认识 / 021

故乡的河 / 024

家乡的路 / 027

登山有感 / 030

“窗户”失灵之后

“窗户”失灵了 / 037

一大把眼镜 / 039

三个放大镜 / 041

一根尺一支英雄笔 / 043



疏忽无言 / 046

车子的响声 / 050

附录

几近失明仍写作 / 055

“两个夹子,一把尺子”——80岁

将至的沈士钧出书近百万字 / 056

我市盲人作家沈士钧新书

《青蛇新传》面世 / 062

沪郊金山籍盲人作家沈士钧二十

年出书百万字 / 064

故乡的回忆

离镇不到一公里处,就是沪杭公路经过的小站——漕泾站。站头旁边有一条通向海滩的道路。沿着这条道路向海边走,大约走一百米,又要通过一个口子——第一道海堤的缺口处,是供人通行的、无阻拦物的大门口。在这道海堤外面,远眺,就可以看到一片汪洋大海;近看,就可以看见一片开阔地——海滩。在海滩上不受海水冲洗的地方,生活着一种小螃蟹——螳蜞。它们一见了人,就纷纷钻进洞里,人走了就纷纷从洞里出来,你想捉它是很难的。在涨潮的海水能到达的地方,退潮后就可以找到不少贝类动物,如蛏、蛤蜊、蚶等。我们那边的人最喜欢去凿蚶子。蚶子是一种瓣鳃动物,肉味鲜美,人人爱吃。蚶子有两片大小相等的贝壳,贝壳厚而坚,外面有和瓦片一样的纹路。它们生活在浅层泥沙里,会找它们的人一看就知道它们躲在哪里,用铁耙轻轻一凿,它们就露出来了。大人常常到海滩上去凿蚶子,我们小孩也常常跟着去。

某年暑假的一天,来了一位同学,我就带他到海滩上去玩。这一天,我们玩得真痛快,忘记了疲劳和饥饿,到了中午才想到回家,但在回家的路上却迷失了方向。我们在海滩上走呀走呀,可始终走不到边,走到公路的时候,已是下午一点多了。上了公路,我却不知道那是何处,便向从对面岸堤上走



来的一位老人问道：“老爷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离漕泾远吗？”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回答，用怪怪的目光打量着我们，许久才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是日本鬼子爬上来的地方。”说完，老人转身就走了。

此刻，几十年前我和一位同学一起到海滩上去游玩、挖蚰子的事又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，老人的那句“日本鬼子爬上来的地方”又在我的耳畔响起，事隔那么多年了，我们又不是“日本鬼子”，老人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说？这个问题又在我脑子里浮现，当我正在回想当时情景的时候，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上的“德国”二字跳入了我的视线，“施罗德”“施耐德”等名字又跃入了我的眼帘，顷刻间，我“啊”了一声，情不自禁地说出“有了”两个字。“有了”什么呢？老人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答案我找到了。当时我们俩从海滩上走到公路上来，那种样子使老人想起了那年日本鬼子登陆时的情景，愤怒的心情油然而生，又看到我们把这大好时光白白地消耗在海滩上，他认为太可惜了，他说这话是想教育我们：只有国家富强了，才能不受外国侵略者的侵略，不受屈辱和欺凌；只有国家强大了、人民富裕了，外国人才看得起我们、愿意和我们打交道。他希望我们年轻人奋发图强，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多做贡献。

这时，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的一句话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”让我们用更辉煌的成绩来迎接更多的远方来客吧！

（本文被收入2002年由三峡文学杂志社编印的《三峡杯文学艺术作品集》）

在上海黄浦江南的一处“河网”里,有个居住着十二三户庄稼人的小圩,人称沈家圩。我家就在这个圩中间。

我们这个圩,四周全是河,与外界的通道只有一座桥。大家把这桥叫作干家桥,因为它的位置靠近干家宅。

干家桥很短,只有两塊,也就是两块木板接起来那么长;干家桥很窄,桥面是由两块板拼成的,只容一个人单向行走;干家桥又很“娇”,中间的桥墩是由栽在河底的两根细细的木头托起的一块横木块,两边的桥板是由它连接的,来往的船只只要轻轻一撞这两根木头——桥脚,它就会不是折断,就是歪斜,桥板就会掉下水。

这样的桥只能供人行走,岂能让牛子桥上走?!

然而,我们这个圩中的土地不多,有不少人家的田地,或多或少在圩南。我家就有两块田在圩南。

这里的土很肥沃,都是黑黑的、油油的,种的不是棉花,就是水稻。如果种的是棉花,那就不用取水去浇灌,如若轮到种水稻,就不能少水。而取水灌溉,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不像如今那么方便,如今电钮一按,白花花的水就从水管里喷出来,经过水渠流向四面八方。那时取水,在我们那里,很少用风车,只能靠牛子拉着牛车打水,满足庄稼的需求。可牛子在圩里,



如何过河？

河很宽，但桥南水浅，大概就因为这点，我们的祖先选中了这个桥址。河的南半截，不，还要超出一些，约有桥身长的三倍之多，可以堵上筑堰，将桥板架在埝头处，缩短了桥身的长度，省料又简便。就根据这南浅北深的特点，不知哪一位老祖宗，又在北端桥头不远处挖了一个槽槽，做成了一个斜坡，让牛子平平稳稳地走下水去；在桥南埝基的西侧浅水处，将坑坑洼洼填平，让牛子舒舒服服地行走。就这样，哪家的牛子需要过河，就从北坡下，游过深水处，到南浅水道上去，或者从南浅水道下，游过河去，到北坡上来。这就算完成了牛子过河的使命。

我们这些孩子常常在桥头玩耍，一看见牛子过河，就不约而同地欢呼雀跃起来，各自选择一个最佳角度，喊着，叫着，观赏牛子过河的壮观景象。

主人将牛子牵到下坡处，让牛子独自走下去，到了坡下，还未碰到河水的时候，主人将牛绳动动，嘴里喊一声“等一下”，那牛子就站在那里不动，如果觉得无事可做，又觉得口渴，就伸长了脖子到河里喝一口水。等主人到了桥上，将牛绳拉紧，喊一声“下去”，牛子就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下去。牛子慢慢地往下走，水就慢慢地往上涨。到了水漫过膝盖时，牛子好像有点紧张，走得更加缓慢。这时，主人将手中的牛绳拉得更紧，牛子就继续往前走。当前脚脱离河底时，它就不由自主了，整个身子“扑通”一声，全到水里了。我们站在岸上可以看到，牛子的四条腿在水中拼命地甩动，鼻子露出水面，喷着

粗气、溅出水珠，双眼鼓鼓地盯着前方，好像到了一生的最后关头，如若再不拼搏一下，就会对不起主人对它的关怀和恩泽，也有损于“老黄牛”这个人人赞誉的美称！牛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拼命地往前游，终于游到了对岸，踩到了河底，松下了一口气。

我们看到这里，又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。

“牛子过了河啦！牛子过了河啦！”我们喊着离开了现场，又去玩耍了。

但我们这些孩子对牛子过河的场景，总是百看不厌，只要有牛子过河，我们从不轻易放过。

有一次，我家的牛子从圩外回来，我在看牛子过河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河那边的浅滩上有两个人在水里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大人在教他的孩子游泳。那大人拳头垫拳头，放在孩子的下巴底下，不让孩子沉下去；那孩子拍打着双脚、划着双手；那大人一边往后退，一边说着什么，倏然间，大人的拳头一放，那孩子吓得大叫起来，立即站住了……我看到这里，又回过头来看看我家的牛子，那牛子已经过河了，正在往坡上爬。这时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想问，却被爸爸喊住了，要我回家去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缠住爸爸要他教我学游泳。我说：“牛子过河，我也要过河。”爸爸被我缠得没法脱身，只好答应，他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人从妈妈肚子里来到世上，就是要有点精神。走，我带你去学游泳。”我高兴地挥舞着小手臂，向小桥那儿飞快地跑去。



以《盐铁论·孝养》中“七十曰耄”和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中“杜预注‘七十曰耄’”的说法,如今,我将步入耄耋老人的行列。不,还是以众所周知的说法,只能说我将步入古稀老人的行列。但我孩提时的事仿佛还在眼前,我想得很多很多,包括故乡的河、故乡的路、故乡的桥、故乡的牛、故乡的人、儿时的同伴、现时的鹤发老者,自然也会想到远离家乡长期在外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我,爸爸的那句话还在我耳畔响着,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”。对,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,像牛子过河那样拼命向前,向前!

(本文被收入 2003 年 12 月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古风杯华夏作家网杯——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集》)